

梅格雷与 华丽饭店

著者/西默农 译者/于默



梅格雷探案

梅格雷与华丽饭店

著者/西默农 译者/于默

上海译文出版社

Georges Simenon
MAIGRET AND THE HOTEL MAJESTIC

根据 Penguin Books 1982年版译出

梅格雷与华丽饭店

[比]西默农 著

于 默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99,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90,001—94,300 册

ISBN 7-5327-0517-X/I·233

定价: 2.50 元

目 次

- 一 普罗斯佩·东热的自行车
胎扎了个窟窿眼……………(1)
- 二 梅格雷骑自行车……………(18)
- 三 夏洛特在鹌鹑夜总会……………(37)
- 四 吉吉和狂欢的节日……………(56)
- 五 窗上的唾沫……………(72)
- 六 夏洛特的信……………(92)
- 七 “他还在说什么?” ……(111)
- 八 梅格雷打盹……………(129)
- 九 查尔斯先生的报纸……………(152)
- 十 在小酒杯餐馆用晚餐……………(168)
- 十一 司法警察局里的欢乐之
夜……………(183)

一 普罗斯佩·东热的自行车胎扎了个窟窿眼

——扇汽车门砰的一声关上。这是他每天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汽车引擎在外面答答地响。夏洛特也许在跟驾驶员说再见吧？接着，出租汽车开走了。脚步声。钥匙在锁眼里扭动的声音和扭电灯开关的啪的声音。

在厨房里擦了一根火柴，煤气点亮后发出“扑弗弗弗特特特”的声音。

夏洛特站了一宿，慢腾腾地走上新建的楼梯。她蹑手蹑脚地悄悄走进房间。又扭了一下电灯开关。灯亮了。一条四角有羊毛穗子的粉红围巾凑合着算是灯罩。

普罗斯佩·东热仍然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夏洛特脱衣服，在衣柜的镜子里对她自己瞟上一眼。当她脱到胸罩和紧身褙的时候，她叹了一口气。她体态丰腴，皮肤粉红，活像鲁本斯^①笔下的一个人

物，可是她偏偏对压缩自己的体形有强烈的爱好。她脱光衣服以后，擦着皮肤上的斑点。

她上床的方式真叫人恼火，先跪在床上，所以床垫向一边洼下去。

“轮到你了，普罗斯佩！”

他起床。她很快地钻进他刚离开的那一片温暖的洼下去的地方，把被子拉到眼睛上，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在下雨吗？”他一边问，一边往洗脸盆里倒水。

一声被捂住的呻吟。没什么。刮脸的水冰凉。火车在下面轰隆隆地驶过。

普罗斯佩·东热穿好衣服。夏洛特时不时地叹气，因为开着电灯，她睡不着。他刚把右手伸到电灯开关上，他的另一只手就已经抓住了房门的球形把手，她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咕哝：“别忘了去付分期付款的收音机费。”

煤气灶上有热咖啡——太热了。他站着喝。接着，他同时围一条编结的围巾，戴帽子和穿上大衣，他的动作显出他是在干一个人天天要干的同

① 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佛兰德画家，画风雄浑华丽，是巴罗克艺术的大师。他所画女性大都丰腴、壮实，反映了当时佛兰德市民阶层的审美观点。

样事情。

最后，他推着自行车穿过过道，走出门去。

早晨这个时候，空气总是潮湿而寒冷的，尽管没有下过雨，人行道上还是湿漉漉的。睡熟在关着的百叶窗后面的人们也许会随着一个温暖而阳光灿烂的白天来到而醒来。

街道陡峭地通往小山下，两边是一幢幢独立的房子和小花园。下面远处，偶尔透过树丛隐隐约约地闪现出巴黎的灯光。

不再是黑沉沉的一片了。不过，天还没有亮。天空是泛蓝的紫红色。在几扇窗户后面透出灯光。普罗斯佩·东热来到铁路和公路平交道前的时候，猛地来个急刹车，道口关闭着，他从边门穿过去。

自行车蹬过圣克卢桥后，他向左拐弯。一条拖轮拉着一连串驳船，愤怒地响起汽笛要求进入船闸。

布洛涅树林①……一个个湖中反映出比较白的天空，一群群天鹅醒着在游动。

当东热蹬到多菲纳门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车轮底下的地面变得更硬了。他继续蹬了几米，跳

① 布洛涅树林(Bois de Boulogne)，是座大公园，以前是树林，位于巴黎西部。

下车，发觉后胎扎了个窟窿眼。

他想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看看表。五点五十分。他推着自行车，赶快走着；他一路喘着粗气，呼吸声逗留在空气里，由于使劲胸膛里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福什大街……私人住房的百叶窗仍然都关着……只有一个军官骑着马在林间跑道上小跑，他的勤务兵跟在后面……

凯旋门后面越来越亮了……他一路急急忙忙地赶去……现在越来越热了……

正好在爱丽舍田园大街的拐角上，报亭附近，一个穿着披肩的警察嚷叫：“轮胎扎了窟窿眼？”

他点点头。只有三百米了。华丽饭店在左面，百叶窗都关着。眼下，街灯几乎不发出什么光了。

他拐到贝里路上，接着拐到蓬蒂厄路。那儿有一个小酒吧间开着。过去两幢房子，有一扇过路人根本不会注意的门，那就是华丽饭店的后门。

有一个人正从门里出来。他的灰大衣下面好像穿着晚礼服。他没有戴帽子。他的头发紧紧地贴在头顶上。普罗斯佩·东热想那是泽比奥，那个跳舞的。

他可以向酒吧间里膘上一眼，看一看他猜想得对不对，可是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么做。他仍然推着自行车，开始顺着只有一盏电灯亮着的灰

色的长走廊走去。他在自动计时机前站住脚，转动机关，在他的号码67下放进一张卡片，眼睛看着那个小钟，钟上指明六点十分。喀答一声。

现在，已经确认他是早晨六点十分来到华丽饭店的——比往常迟十分钟。

这是爱丽舍田园大街上那家大饭店的咖啡渗滤间的头儿普罗斯佩·东热所作的正式陈述。

他说，他像其他任何一个早晨那样继续干活。

那个大地下室有纵横交错的走廊、数不清的门和像船上舷门的墙壁那样的灰色墙；在那个时间，地下室是没有人的。你可以看到，这儿那儿有一个泛黄的灯泡透过玻璃隔板发出微弱的光亮，这就是那儿夜晚的全部光亮。

处处都是玻璃隔板，左面是一个个厨房，再过去是一个做糕饼的厨房。对面的房间叫旅客仆从食堂，高级职工啊、旅客的私人佣人啊、女服务员和汽车驾驶员啊，都在那儿就餐。再过去是低级职员就餐室，那儿摆着一些木长桌和长凳，就像学校里的那种长凳。

最后，有一个比较小的玻璃笼，像轮船的桥楼似的俯视着地下室，记账员待在那儿核对从各个厨房里送出去的一切食品和饮料。

普罗斯佩·东热打开咖啡渗滤间的门那会

儿，隐隐约约地觉得有人在那座通往上面各层的狭窄的楼梯上走上去，不过他当时并没有去注意事实真相。或者说他后来是这么陈述的。

他像夏洛特在他们的那幢小房子里所做的那样，擦亮了一根火柴，接着煤气在最小的一把咖啡渗滤壶下面不断发出“扑弗弗弗特特特”的声音，这是他首先为少数几个早起的客人煮的。

干了这件事情以后，他才到更衣室去。那是一个相当大的房间，在一条走廊里。房间里有几个洗脸盆、一面灰蒙蒙的镜子，周围靠墙摆着又高又窄的金属衣柜，每个柜上有个号码。

他用钥匙打开67号衣柜。脱掉大衣、帽子，拿掉围巾。他换了一双鞋，因为他在白天喜欢穿软一些的、鞋帮有弹性的鞋。他穿上一件白上衣。

还要过几分钟……到了六点半，地下室里就突然热闹起来了……

楼上，他们仍然都熟睡着，只有那个夜班侍者除外，他待在没有人的门厅里，等候换班。

咖啡渗滤壶响了。东热倒了一杯咖啡，从楼梯上走上去，那座楼梯好像剧院两侧那些神秘的楼梯那样，通往最出人意料的地方。

推开一扇狭窄的门，他发现自己走进了门厅的衣帽间；没有人会知道那扇门在那儿，门上盖着一面大镜子。

“咖啡!”他一边把那杯咖啡摆在衣帽间的柜台上,一边通知。“情况好吗?”

“行!”那个夜班侍者一边咕哝,一边走过来取咖啡。

东热回下楼去。他的三个女帮手已经来了,他们管她们叫三个胖女人。她们长得五大三粗,三个人都相貌丑陋——其中一个是老妇人,动不动就爱吵架。她们已经在水槽里丁丁当地洗咖啡杯和咖啡碟了。

东热继续干他每天规定的工作,按照大小排列银咖啡壶——盛一杯的、两杯的或者三杯的……接着是盛牛奶的小罐……茶壶……

他看到让·拉米埃尔待在记账员的玻璃小间里,头发乱蓬蓬。

“哼……又在这儿住了一宿!”他对自己说。

过去三、四宿,记账员拉米埃尔一直睡在饭店里,没有回蒙帕纳斯^①的家里去。

按照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那条走廊尽头,在通往酒窖的那扇门附近,有一个房间,那儿摆着三、四张床。不过,在理论上,那些床是给职工在工作间歇时间休息用的。

① 蒙帕纳斯(Montparnasse),巴黎中部偏南一个区,因那里有蒙帕纳斯公墓而得名,该地区内有一条蒙帕纳斯大道。

东热招招手，向拉米埃尔打招呼，拉米埃尔也同样随便地回答。

接下来是总厨师长——身材庞大，排场显赫——开着运货汽车从菜场采购回来的时候了，他把汽车停在蓬蒂厄路上，让他的助手们卸货。

到七点半，至少有三十个人在华丽饭店的地下室里匆匆忙忙地转悠；铃声开始响了，一个个送饭菜的升降机降下来，装上一盆盆饭菜，然后升上去，这时候拉米埃尔把一张张粉红的、蓝的和白的小纸条串在他的办公桌上的一根根金属签子上。

接下来是日班侍者到门厅里来上班的时候了，他穿着淡蓝制服；也是邮务办事员在他的一个小间里分信的时候了。也许在外面爱丽舍田园大街上阳光灿烂，可是在这个地下室里，他们只能感觉到一辆辆公共汽车在头顶上轰隆隆地开过，震得玻璃隔板直打哆嗦。

九点过几分——确切地说，九点过四分，这是后来确定的——普罗斯佩·东热走出咖啡渗透间，几秒钟后，走进更衣室。

“我把手绢儿忘在上衣兜里了……”他受到讯问的时候，说。

不管怎么样，他发现自己是独自个儿在那个有上百个金属衣柜的房间里。他开过他的衣柜吗？没有证人。他找过他的手绢儿吗？也许找过。

事实上，那儿没有一百个衣柜，只有九十二个，上面都有号码。最后五个是空的。

普罗斯佩·东热干吗偏偏想到去开89号衣柜呢？那个衣柜没有人用，所以没有锁上。

“那是无意的……”他后来说。“那扇门斜开着……我没想到……”

衣柜里有具尸体，那是被直立着塞进去的，已经向前倾倒了。是具女尸，约摸三十岁光景，头发是非常灿烂的金黄色的——事实上是用过氧化物染成的金黄色——穿着一身高级黑呢衣服。

东热没有嚷出声来。他的脸色煞白；往上走到拉米埃尔的玻璃笼子前，弯下身去，隔着栅栏低声说：

“来一下……”

那个记账员跟在他后面。

“待在这儿……别让任何人进去……”

拉米埃尔蹬蹬蹬地从楼梯上冲上去，突然在门厅的衣帽间里出现，看到那个侍者在跟一个汽车驾驶员谈话。

“经理还在这儿吗？”

那个侍者把下巴向经理办公室一翘。

梅格雷在旋转门外站住脚，打算在他的鞋跟上敲空烟斗里的烟丝。接着他耸耸肩膀，把烟斗

重新放进嘴去。这可是他当天的第一斗烟嘛——味道最好了。

“经理在盼你来哩，探长……”

门厅里还有很少几个人在。一个英国人在跟那个邮务办事员争论；一个年轻的姑娘提着一个帽盒，移动着她那双长得像蚱蜢腿似的大腿在走过去，她可能是来送货的。

梅格雷走进办公室。经理默不作声地跟他握手，接着指指一张椅子。玻璃门外挂着一张绿门帘，不过要是有人把门帘拉开一点的话，他就可以看到发生的一切。

“来支雪茄？”

“不，谢谢你……”

他们认识好久了。用不着说很多话。经理穿着条纹裤子、黑上衣，系着一个似乎用很硬的料子做的领结。

“瞧……”

他把一张登记表向来访者一推。

奥斯瓦德·J·克拉克，实业家，密执安州底特律市人(美国)。来自底特律。

2月12日抵达。

陪同者：克拉克太太，他的妻子；特迪·克拉克，7岁，他的儿子；埃伦·达罗曼，24岁，

家庭女教师；格特鲁德·博姆斯，42岁，保姆。

103号套房。

电话铃响了。经理不耐烦地回答。梅格雷把登记表一折四，放进钱包。

“是哪一个？”

“克拉克太太……”

“啊！”

“我一向警察局报告，就打电话给旅馆里的那个医生。他就住在贝里路的拐角上，已经来到这儿了。他说克拉克太太是在早晨六点到六点半之间的某个时间里被勒死的。”

经理愁得没命。用不着告诉梅格雷那样的老手，这对饭店是一场灾难和是不是有什么办法把事情隐瞒起来……

“克拉克一家人来到这儿已经有一礼拜了……”探长低声说。“他们是哪一种人？”

“有钱人……很有钱……他是个气派大、个子高、说话少的美国人，约摸四十岁光景……也许是四十五……他的妻子——可怜的人儿！——看起来好像是法国人……二十八、九岁……我见到她的次数并不多……那个女教师长得挺俊俏……那个保姆，她也照顾孩子，很普通，性子也不怎么好……啊！……我差一点忘了告诉你……克拉克昨

天早晨到罗马去了……”

“一个人？”

“根据我所能猜想的，他在欧洲有业务……他有一家滚珠轴承厂……他得到不少欧洲国家的首都去，所以他决定把妻子、儿子和随行人员暂时留在巴黎……”

“他乘的是哪班火车？”梅格雷问。

经理拿起电话筒。

“喂！侍者？……克拉克先生昨天乘的是哪一班火车？……103号套房的，对……他没有什么行李送到火车站去吗？他只带了一个手提包？……乘出租汽车？德西雷的出租汽车？……谢谢你……？”

“你听到了吗，探长？他昨天早晨十一点钟乘出租汽车离开的，德西雷的出租汽车，那辆车几乎总是停在饭店外面。他随身只带一个小包……”

“我自己打个电话，你不介意吧？……喂！司法警察局，请接，小姐……警察局？……吕卡斯吗？去一趟利翁火车站……查清楚从昨天上午十一时起有几班开往罗马去的火车……”

他继续下指示，这会儿他的烟斗熄灭了。

“通知托朗斯去找到德西雷的出租汽车……对……汽车通常停在华丽饭店外面……查明他把昨天在饭店外面坐他的车的一个瘦高个儿美国人送到哪儿……就这样……”

他找寻烟灰缸，好掏空他的烟斗。经理递给他一个。

“你肯定不来支雪茄吗？……那个保姆架子十足……我想最好还是告诉她……那个女教师呢，昨几个晚上没睡在饭店里……”

“那套房间在几楼？”

“在三楼……俯视爱丽舍田园大街……克拉克先生的房间跟他妻子的中间隔着一个起居室……接着是孩子的房间、保姆的房间和女教师的房间……他们要住在一起……”

“夜班侍者走了吗？”

“可以打电话给他，我知道，因为以前有一回我不得不跟他联系过。他妻子在纳伊的一个新街区的一幢公寓里当看门人……喂！……你能给我……”

五分钟以后，他们知道克拉克太太昨天黄昏独自个儿上剧院去过，半夜后几分钟才回来。那个保姆没有出去过。另一方面，那个女教师没有在饭店里吃晚饭，而且在外面待了一宿。

“咱们到下面去看看好吗？”梅格雷叹了一口气，说。

现在门厅里比较忙碌了，可是没有人想到在他们还睡着的时候，发生了这场惨剧。

“咱们往这儿走……我来领路，探长……”